

师大西部操场边的蔷薇开得无比绚烂，引来不少路人驻足留影，其中就有身穿校服服的少年们。突然意识到，又是一年毕业了。

高校里从事教学的老师们都知道毕业季的繁忙。学生论文指导到了最后冲刺关头，要经历查重、盲审关，指导教师的心从来都和学生们一起“高悬”着。如果你还是一位研究生导师，可能还要为学生搜罗各种就业信息、贡献自己的人脉和资源，只为学生能有一个好“归宿”。好不容易到了五月下旬，一切尘埃落定，就到了毕业季的高潮——论文答辩。

论文答辩也是导师工作的高潮。此时，桌上已经摆满了高高一摞硕士学位论文。无论厚的薄的，一概打印端正、装订严谨。经过

“预答辩”，老师们对于论文质量都已心知肚明，更吸引我们的是论文的“后记”。很多时候，那里藏着学生生涯最真实的感受。

学生们对研究生三年最深的记忆，大多和导师密不可分。如果说，论文正文凝结着导师在学业上对学生的付出，那“后记”就流露出师生关系的另一些面向。一方透露了苏老师为他垫学费的事；安妮意识到了在像妈妈一样的高老师面前流泪，一点儿也不丢人；小张一直记得邢老师对他说的话：“历史长河中，任何人和物都是沧海一粟。当你处在顺境时不要志得意满，当你处在逆境时也大可不必意志消沉。”

朝夕相处的同窗情谊是研究生三年另一个宝贵的收获。从“后

记”中，我知道这一届学生们的微信群叫“11个白雪公主和6个小矮人”。看这名字，男生们真是颇有绅士风度。而女生们似乎还有室友这个小圈子。小雅提到：“因为她的存在，西九1308不仅是一个不足20平米的宿舍，这里有欢声笑语，有失落哭泣，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有着家的味道。”

当然，最吸引我的是“后记”里的家人。在所有“后记”中，安妮是唯一一个先向母亲和家人致谢的。她有一个坚强的母亲，在她看来：“我学历史，从小到大，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书上读到过很多伟大的人、伟大的事迹，这些人这些事迹我只能体会却不能触碰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妈妈才是我身边最伟大的人！”她有一个疼

她的姥爷。尽管老人已去世两年多，但在她心中，那段日子并没有走远。“因为只要爱的记忆还在，人，就一直在。”农村娃小张讲述了近二十年求学过程中父母的付出。直到现在，她每次离家，妈妈都会直着眼眶站在路口很久很久，一直等到车消失在视线中。她写道：“前半生，父母给予了我无尽的爱，后半生，我愿尽我所能，报答父母的似海恩情。”

看学生毕业论文看到哭的导师，大概也算另类了。谁说“少年不管，流光如箭，因循不觉韶光换”？谁说我们的九零后没有担当、不懂感恩？这字里行间的点点滴滴，不是公式，不是套路，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。纵使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，相信这些美好的记忆会长久留存在师大校园。只待无数个蔷薇攀尽栏杆时，氤氲出青春的香气。

## “后记”里的毕业季

姚霏

春夏之交，我们又迎来了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。我住在美国南加州曼哈顿海滩，与俄罗斯相隔千山万水，时差10个小时。感谢当代的高科技传媒，让我足不出户，舒

适地倚躺在沙发上，就能同赛场上数万观众一起感受比赛的高潮迭起。这不禁让我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上海球迷享受足球欢乐的情景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中国足球迷能观赏到的最高水平比赛，莫过于一年一度的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。甲级联赛的主要赛事通常在虹口体育场举行，记得当时最好的一张票要卖5毛，中央看台4毛，边看台则1毛5到2毛不等。球票除了现场买之外，也可以在指定的体育用品商店预购，如南京东路的“连长记”，陕西南路的“全国”，南京西路静安寺也有一家，记得叫“标准”。

如今的上海足球，申花、上港都有着数量众多的球迷，但在老上海球迷心中，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足球拥有一段至今让人引以为豪的巅峰时

段，在当年强队如林、风格迥异的甲级联赛上，上海队曾过关斩将、力挫群雄、勇夺三连冠！得益于上海日趋普及的工人和青少年足球运动，以

补充新鲜血液而组建的上海足球队群星璀璨、高手林立。

掰着指数一数当年的最佳阵容，相信至今不少老球迷都会很激动。门将将是反应敏捷、身手矫健的蒋耀章，后卫线上有“硬脚头”后卫李桂福，防守固若金汤的中卫费幼华，前卫刘庆泉偕同两个“华”（即中锋徐同华和右前锋陈志华），在中场争夺和控制局势上出类拔萃，尤其是陈志华，脚法细腻，个人突破能力很强。

最令球迷们兴奋的是上海队锋线的最佳三人组合：右边锋王后军，左边锋张正友和左边锋赵光华。王后军虽身材不高，但行动敏捷，爆发力强。张正友一米八几的个头，皮肤黝黑，挺拔魁伟，形似铁塔，但他穿插自如，头球摆渡攻门能力



## 晨耕

(水彩画)

朱大白

尤强。赵光华擅长左脚凌空一脚，令人称奇。三人天衣无缝的默契，一次次地将球送入对方球门，一次次带给球迷们无尽的回味！

除了现场看球，当年对足球的兴趣和对球星们的痴迷，更多的是靠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得到满足的，尤其是新民晚报。晚报对上海足球和全国甲级赛，常常会有精彩的特写。记者们流畅优雅的文笔，恰如其分的比喻，仿佛将读者带到了绿茵场，感同身受。

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科技突飞猛进改变了太多东西，但当年留下的那些美好记忆却从未褪色。

## 乌菲奇美术馆

张宝林

觅宝琳宫去，初心始得尝。曾经片羽，何幸沐休光。大师闻警款，极品叹精良。今夜三更梦，应追无冕王。佛罗伦萨乌菲奇家族，是意大利史上最著名的贵族之一。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，曾出过三任教皇和两位法国公主，被称为“无冕王”。乌菲奇美术馆，藏有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、波提切利、伦勃朗、鲁本斯等大师的大量作品和古希腊、罗马的雕塑。引起我们兴趣的还有一幅中国康熙皇帝的油画像。以前在别的博物馆看过一些大师名作，但集中近距离欣赏这么多极品，还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记得有一首小诗这样写道：隐约看见绿色的旋律在大树的树冠上，也恍然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林间的小道上传响。一个能听到绿色声音的人，就是天使。在森林中散步，树是绿的，草是绿的，就连天空仿佛都是绿的。

绿树葱茏的时候，树是人间绿色旋律的物化。从寒冬走来，我一直感悟树的精神。文坛上，很多作家真诚地俯下身来，拜会一株树，领略树的意蕴。他们知道，树记述了荣枯、风霜、雨雪，还有不怕命运起伏的编年史。它就站在那儿，一定是有灵魂的，默默地承受，不管处境多么艰难，还是欢喜地承受着。

保加利亚作家埃林·彼林在《孤独的树》中，对树的孤独与冷寂有着传神的描述：田野中两株形影相吊，彼此远隔的树，它们会心地摇动着树枝，相互默默地打着手势，当一只小鸟像一种心念从这株树飞到那株树的时候，它们就高兴得战栗了起来。”

正是树的孤独与冷寂，孕育了它宁静的神秘感。作家呼啸在散文《榕树》中，也有这种感触：“我屋前有株大榕树，从小就爱它。那株大榕树，它像一个长者，默默地启示着我们。问它现在多大年纪，它总是摇摇头，笑笑脸，默默地不答。继而，它又似默默地说：‘孩子，这是我的秘密，你们不要问我这些吧！’”散文罗兰，对于树，心中常生出一种怦然欲泪的感觉。她说，我喜欢站在树前，瞻仰那遗世独立的风姿，既羡慕它的苍郁劲拔，又同情它的孤高寂寞。罗兰是那样痴迷于树：“我对树的欣赏远胜过花的喜爱”。她的居所，前院有一株自然生长的大叶鹿仔树，后院是一株高大苍老的榕树。其实，榕树既苍老、又年轻，它是历史与新生的融合体。新加坡作家南子，对

我与四明山有点缘分，1966年15岁的我曾经翻越四明山，夜宿梁弄镇，晓起山里行，一路走去，长松映翠竹，高树野禽宿，茅屋散柴烟，鸡鸣蕴寒露。远山，云雾缭绕，溪边，有只石臼，水流急处，砰砰声里春打着糯米年糕，当年山村景象，至今难忘。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初夏再访四明山，走进梁弄镇，眼前，一片陌生，只有梁弄大糕依然甜蜜，接住不忘初心的拾味坊里笑得合不拢嘴的小哥递来一块热气腾腾、印着时代气息红字的梁弄大糕一尝，呵呵，还是52年前我品尝过的老味道。

一行人来到横坎头村革命遗址，参观了革命史料陈列室内几百种文物，走访了梁弄镇晓岑街17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，浙东银行旧址，登上狮子山俯瞰怀先烈。上海人对浙江四明山还是有感情的，这里曾是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之一。老上海的四明邮、四明银行、四明别墅、四明里都与四明山有关联。“四明”一词源自浙东四明山，据传，近代四明银行四个发起人都是宁波人，他们认为家乡四明山地势深远，泉源流长，象征财源广袤，便以“四明”冠银行名，后来四明银行又投资建造了四明邮等几处里弄、别墅。相传四明山有道教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，皆仙人居处游憩之地，世人以为通天之境。四明山植被丰富，有柳杉、金钱松、柏木、黄山松、古银杏、山茶、黑木耳、溪笋、香菇、杨梅、柿子、核桃、野山楂、茶叶、胡颓子、黄精等。有着“活化石”之称的秋季观叶植物银缕梅，丹霞洞过山蕨还是恐龙的食物，高山中华盆距兰是最新发现的珍稀植物。秋季你来陶坑大峡谷可以领略到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杜牧诗句，行走在唐诗里。大俞村境内的“四窗岩”值得一游，山体险峻处天然开有四个大小不一的岩石“窗洞”，日月星光可透过四个窗洞照射进去，人之于内，如觉窗口，四明山因此得名。

四明山高山杜鹃花盛开的时节，这里有马银花、映山红、普陀杜鹃。一路寻去，一丛从西洋红色的映山红花不时在山石边闪过，水边一株黄花杜鹃，分外醒目，山涧石缝里几根古藤从崖上垂直挂下，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，一丛从紫红色花是浙江新发现的华顶杜鹃，最让人神往的是四明山里粉白色的云锦杜鹃花好像花仙子，站在树下吸一口气隐含着甜香。

赏花之余，也不能错过美食。红日西沉，溪水叮咚，晚霞中，又见炊烟升起，农家小菜摆开，椒盐溪坑鱼、春笋炒腊肉、岩头笋干肉、奉式老三鲜、羊尾笋汤青螺蛳、苋菜咸笋老豆腐、邱隘雪里蕻、四明白水鱼、腌笃渔家鲜、盐烤花旗芋、红烧野黄鳝、白笃土鸡汤……酒到微醺，饭未上桌，不禁让我想起了诗和远方，默诵李白句：“四明三千里，朝起赤城霞。日出红光散，分辉照雪崖。一餐咽琼液，五内发金沙。举手何所待，青龙白虎车。”呵呵，一阵山风吹过，带来满屋清香，快哉此行，圆了我年轻时梦里萦绕着的四明山。



四明山高山杜鹃花盛开的时节

此有着诗意的描述：“榕树的生命力最顽强。它可以从枝干上长出许多须根，这些须根一落到地上，就扎在泥土里，成了新的茎。一株榕树可以成为一座树林，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。”独立自足，不仅是榕树的性格，更是寂寞腊梅树的风骨。余秋雨描述腊梅花的冷艳时，特别勾勒了腊梅树的孤傲：“枝干虬曲苍劲，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，光看这枝干，好像早就枯死，但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怆的历史造型。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，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，矫怯而透明。”

无论是榕树，还是腊梅树，即使再冷寂，总会有知音。树的一生，只需坚定地站着，等待着什么。这，便成就了天地间的大美。它们的苦楚，或许就是它们的快乐。但比起橡胶树的“痛并快乐着”，榕树、腊梅树显然要失色许多。新加坡散文家王润华说，橡胶树是最痛苦的一种树木，因为它每天都要挨一刀（每株橡胶树每天被割取一杯胶汁），每天都要抚平伤口，每天都要尽力而快乐地生长。

一株树尽力而快乐地活着，需要什么？阳光、空气和水而已，还要人类的一点点关心。林清玄那富有哲理的话，总令人回味：人其实是像那沉默的榕树一样的，最需要自在地活着，那样从容、那样青翠、那样静谧、那样深情，甚至有那样一种不可言说的傲骨……请记住，每一株年数的树，都拥有不死的灵魂，因为每一株树都是天地书。



40年改革开放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全球地位，由此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和地位。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“八亿人民八部戏”，到新世纪初年产电影不到100部、全国票房不到10亿元，再到如今的年产影片700部、年票房超过550亿元。伴随着中国的强大，中国电影迅猛崛起，成为影响世界电影格局和未来的重要力量。

中国电影是文艺领域改革开放的急先锋。回望来时路，那些在低谷时期忍辱负重的坚守者、坚定不移的改革者、砥砺前行者的担当者，在这段中国电影迅猛发展史中，是应该得到致敬的身影。

今年电影节期间，我们为6月17日晚举行的“上影之夜”策划了一个“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”的环节，想用时间和电影海报两个要素回顾过去40年的足迹。当我梳理上影厂、美影厂、译制厂的片单资料中，一个后辈与前辈艺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切切实实的心灵和情感的激荡。1978年至今，上影厂生产电影522部、电视剧316

部；美影厂生产动画电影24部、艺术短片207部、动画系列片60部；计1661集；上译厂配音录制片片986部；上影出品影片获各类奖778次，艺术家获奖78人次……创作一部好影片是多么艰难多么不容易，它不仅需要艺术家鹤立鸡群的才华、还需要他们煎熬熬

## 光影四十年的碰撞

徐春萍

地经历精神折磨、长时间地付出巨大的心力和体力。光影40年，这一长长长长的片单里，这些优秀的艺术家们把自己的才华、情感和心血甚至生命凝聚在了胶片光影里，留在了时间里，带着对电影一往情深的热度。

优秀的艺术家是更应该被致敬的身影。今年适逢上影著名导演谢晋诞辰95周年逝世10周年，“时代有谢晋、谢晋无时代”，这是一位当代艺术家所能得到的最伟大的评语。像谢晋导演那辈艺术家，一生无论经历多少坎坷，总是把自己的创作与他们生活的时代

紧密相连，实践着为人生的艺术。而一旦电影根植于中国大地、中国人的生活、中国人的艺术传统、中国人的文化精神，中国电影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深厚的审美力量。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始，以《风云儿女》《十字街头》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乌鸦与麻雀》为代表的中国电影，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，不仅怡情而且载道，在启迪民智、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。今天在迈向电影强国之路上，中国电影的力量不仅要体现在市场上，更要体现在作品上。中国电影的力量，不仅要展现在中国大地上，同时也要展现在世界影坛上。

回首光影40年，致敬历史，致敬前人；而更重要的是，今天的我们能延续得上这份关于中国电影的荣耀和力量。

## 十日谈

春之声系列·沐春记 责编：吴南瑶

改革开放以后，交响乐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征程。